

REC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基督教思想评论

许志伟 主编

总第八辑 二〇〇八年第一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思想评论, 第8辑/许志伟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7970-0

I. 基... II. 许... III. 基督教-思想评论-文集 IV.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3882号

责任编辑 毛晓秋
封面设计 储平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八辑)

许志伟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24.5
插页 2
字数 360,000
版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70-0/B·660
定价 39.00元

目 录

1	教父哲学研究	
3	希腊化、希腊主义和基督教	章雪富
14	不可丧失的希望	高 喆
	——奥利金的“万有回归”之再思	
34	困境与出路,自由与恩典	杨 柳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与西方文学中的 相关主题	
52	基督教图景下的“为恶而恶”	吴功青
65	自由的宿命	吕 超
	——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	
83	友谊的焦虑	尹景旺
	——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一种解读	
99	近现代神学研究	
101	阿明尼乌著述及其研究评述	董江阳
123	论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及其基督教人文学研究	刘友古
137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论美国历史的反讽	欧阳肃通
155	莫尔特曼的启示辩证法	杨华明
173	宗教比较与对话	
175	“色空”和“恩典”	刘 壮 谢文郁
192	基督信仰对于宗教间关系“和而不同”的独特价值	田童心
207	人生意义与宗教	陈 彪
	——弗兰克尔的宗教心理学思想	

219	“宗教”的终结 ——试析“宗教”的内在嬗变与史密斯对“宗教”的 “扬弃”	李 林
247	历史与现状	
249	光荣归上帝 生死护中华	王美秀
261	来华新教传教士话语中的共产主义 ——对《教务杂志》有关观点的剖析	杨卫华
277	梵二会议以降的天主教会与普世大公运动	[意] 苏国怡
295	当代中国基督徒伦理生活的考察 ——以鄂西北磨盘山基督徒社区为例	康志杰 徐 骏
309	基督教与文学	
311	爱不是上帝 ——C. S. 路易斯爱观综述(兼与柏拉图、 奥古斯丁、蒂利希比较)	汪咏梅
331	与华兹华斯的相识与合作对柯勒律治神学思想形成的 影响	李 枫
347	苦难·爱愿·信仰 ——史铁生与基督教	齐宏伟
359	在信仰体认与学术见识之间 ——又一次泪水中的思悟	田 薇
363	诗中吹动圣灵风	
365	我们一家都生在河边(外三篇)	阿 吾
373	书评	
375	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译读《宗教的未来》	高师宁 刘殿利
381	“读书不唯稻粱谋” ——评翟志宏《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研究》	段德智
387	《基督教思想评论》稿约	

CONTENTS

1	Patristic Studies	
3	Hellenization, Hellenism and Christianity	Zhang Xue-fu
14	The Indispensable Hope: A Reflection on Origen's apokatastasis	Gao Zhe
34	A Study of Augustine's Confessions & Related Themes in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ce Theory	Yang Liu
52	"Doing Evil for Evil Itself" in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Wu Gong-qing
65	Fate of Liberty: A Study of St. Augustin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Lv Chao
83	The Anxiety of Friendship	Yin Jing-wang
99	Study of Modern Theology	
101	James Arminius' Works and Related Research	Dong Jiang-yang
123	On Erasmus' "Philosophia christii" and His Christian Humanitarian Studies	Liu You-gu
137	Reinhold Niebuhr on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Ouyang Su-tong
155	Jürgen Moltmann's Dialectics of Revelation	Yang Hua-ming
173	Religious Comparison and Dialogue	
175	Buddhist "Emptiness" and Christian "Grace"	Liu Zhuang, Xie Wen-yu
192	In Front of Other Religions, How Can Christians Get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Tian Tong-xin
207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Religion: Viktor Frankl's Thought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Chen Biao
219	The End of "Religion"	Li Lin
247	Yesterday and Today	
249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atholic Xiangbo Ma's Life and Thought	Wang Mei-xiu

- 261 Chinese Commu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ssionaries in
China: A Case from *The Chinese Recorder* Yang Wei-hua
- 277 Catholic Church and Ecumenist Movement After Vatican II
Carlo Socol, translated by Liu Guo-peng
- 295 An Investigation of Christian Ethical Life in China Today:
A Case of Mopan Mountain Area Christian Community
in Northwest Hubei Province Kang Zhi-jie, Xu Tao
- 309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 311 Love is not God Wang Yong-mei
- 331 The Influence of Coleridge's Co-operations with Wordsworth
on his Theology Thought Li Feng
- 347 Shi Tiesheng the Writer and Christianity Qi Hong-wei
- 359 A Reflection on My Faith Journey Tian Wei
- 363 Spirit Between Verses
- 365 Poems by A Wu
- 373 Book Reviews
- 375 A Review of *The Future of Religion* written by
R. Stark W. Bainbridge Gao Shi-ning, Liu Dian-li
- 381 A Review of Zhai Zhihong's *A Study of Thomas
Aquinas' Natural Theology* Duan De-zhi

教父哲学研究

希腊化、希腊主义和基督教

章雪富*

本文讨论了基督教和希腊主义的关系。本文从地理和历史的变化指出基督教普世性意识的心理根源和历史基础;指出希腊化的地域性以及希腊主义影响的不均衡性视野下形成的基督教多元形态;指出希腊主义与基督教“文化同构”的基础、特质和形态。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希腊主义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是希腊化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在国内,它通常被归在两希文明相遇的主题下面。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极为复杂,许多层面尚不清楚。希腊主义的影响和扩展需要详备的研究和谨慎的评价,主要问题是希腊主义在环地中海地区的不均衡性与基督教哲学的多元性关联上。

本文的研究从希腊化时期的历史演变开始,以此形成关于基督教普世主义心理基础的分析;本文还从分析希腊主义的基本含义以及它在基督教思想中的效应入手,试图全景式地显示希腊主义与基督教关系的整体形态,展示其同构的多元形式。

一、希腊化时期:历史、地理和心理的转变

“希腊化”作为历史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并不总是同步的。作为历史事件的希腊化及扩张是迅速的、急性的和机构性的,而作为文化事件的希腊化,即希腊文化作为环地中海地区其他文明之基本因素,其持续时间更长,更渐进。从历史层面看,希腊化始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34 年的东征,结束于公元前 31 年屋大维征服埃及。希腊化通常被理解为希腊马其顿征服东方的过程,却忽略了也是西方文明东方化的过程。东方文明使希腊文明的神秘主义色彩迅速变浓,宗教意识急剧加深。在流行于希腊罗马

*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世界的东方秘教中,甚至在斯多亚主义哲学中,东方都施加着对于西方的重要影响。需要注意的还有罗马征服地中海之前它已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这涉及罗马征服东方后在何种程度上中和急速的希腊化运动。历史层面的希腊化最终归结到国家及其机构的确立,亚历山大大帝在希腊化中建立了马其顿帝国,罗马征服地中海后建立了罗马帝国和行省制度。希腊城邦的衰落和国家制度的崛起,不仅更新着人们的地理观,也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使得地中海地区既是一个整体又有着诸部分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因此,在希腊化的统一性形式下包含着深入、含混和潜在的多元因素。〔1〕

在希腊化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也经历了一个转变。开始的时候,他们更关注希腊化所带来的地中海文明的统一性,重点研究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罗马征服地中海的大一统的历史观形式。然而,自上世纪中叶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局部文明地域概念和希腊化的关系,〔2〕地理和历史的因素被更多地带入概念史的层面。我们藉此简要追溯希腊化的历史。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就已结束。在从阿富汗进军到旁遮普击败印度王后,因为军队哗变,亚历山大被迫结束了东征历史。他撤退到巴比伦,于当年因病去世。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亲属、后裔与他的将军们展开了五十年之久的角逐,结果维持庞大的惟一帝国的愿望失败了,大约于公元前 275 年东地中海地区最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托勒密王朝控制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南部,塞浦路斯、土耳其南部的部分地区和爱琴海诸岛屿,及至公元前 31 年灭于屋大维之手。公元前 312 年,塞琉古定都巴比伦,控制从土耳其西部至印度和阿富汗的广大地区。然而,一个新兴的亚塔利兹(Attalids)王国(首都是帕加马,Pergamum)很快就夺走了塞琉古王朝西部的领土,先是公元前约 238 年亚塔利兹一世从塞琉古王朝获得半独立的地位,后来亚塔利兹二世在罗马的帮助下继续蚕食它的领土,最后于公元前 64 年沦落为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行省。第三个是亚历山大大帝亲属控制的马其顿帝国,即今希腊及北部地区。公元前 276 年安提柯·哥那塔(Antigonus Gonatas)夺取权力,建立了安提柯(Antigonus)王朝,

〔1〕 让·皮埃尔·马丁:《中欧西欧的罗马行省——公元前 31 年至公元 235 年》,刘增泉译,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95,第 2 页。

〔2〕 这方面的著作不少,例如 S. Lieberman, *Greek in Jewish Palestine*, New York: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1942; Martin Hengel, *The "Hellenization" of Judaea in the First Century after Christ*, London: SCM Press, 1989; F. Millar, *The Roman East, 31 BC-AD 3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公元前 168 年被罗马征服。^{〔3〕}

在马其顿帝国确立对希腊及东地中海霸权期间,西地中海则有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公元前 265 年统一了亚平宁半岛之后,罗马即展开了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 年至 241 年)。三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还把触角伸向东方,开始四次马其顿战争。^{〔4〕} 开始的时候,罗马尚无暇完全顾及东方事务,它通常是出于某种战略意图介入东方的某种具体事务,例如当它意识到塞琉古王朝向西扩张影响到罗马安全时才出兵东方。荡平西方之后,罗马开始了征服东方的战争,这种征服过程与罗马后三头间的斗争密切相关在一起,直至公元前 31 年征服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至此,地中海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时期。

罗马征服东地中海是希腊化作为历史阶段的终结。地中海统一所形成的新地理观是希腊主义不同于古典希腊的精神形态出现的前提。比较希腊的地理观和历史观,我们就可以发现希腊化时期有它的典型性。古典时期的希腊高度希腊中心主义,甚至可以讲是雅典中心主义。因此,地理本质上是一种地方志,历史也只是以希腊为中心编织起来的与希腊有关的记录。旧约的传统也是如此,它完全是犹太民族中心主义的。然而,罗马统一地中海使这种地理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地理学家的“地理”中心是“地球”,是诸不同民族寄居并生存于大地之上的新的叙述方式。无论是塞涅卡、斯特拉波、托勒密还是两个普林尼的著作,“世界”的观念要高于某个具体的城邦和地域,“地域”是从“世界统一性”的视野来审视的。^{〔5〕} 当然,这个“世界”还是有局限的,是以地中海地区为扩展域的。然而,这无疑是人重新审视自己身份的新的重要起点。

在此意义上,反思希腊化时期的文明特点是非常有帮助的。希腊主义诚然是含混的,然而不是没有它自身的一致性的,它表现为文化汇聚的紧迫性。希腊、罗马、犹太、埃及以及其他文明都是被某种类类似于向心力的内力吸引并成为多元混一的新文明形态。希腊文明在诸文化中当然是有优先性的,然而希腊以哲学纯思的形式进入这个世界,却以伦理、宗教和

〔3〕 Simon Price, *The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Period*, see in John Boradman, Jasper Griffin & Oswyn Murray(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66 ~ 367.

〔4〕 M. Cary and H. H. Scullard, 3rd, *A 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pp. 159 ~ 160.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 129 ~ 135 页。

〔5〕 参看波德纳斯基:《古代的地理学》,梁昭晰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 147 ~ 366 页。

理性神秘主义的智性形式出现在希腊化时期。希腊的市民社会形态与东方的君主制度以及罗马的法律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普世性观念的极好诠释。与古典时期不同,这种“希腊罗马人”的“人”不再是民族观念,不限于地域性区分。地域性区分显得不再重要,“人”是一个法律的概念。^{〔6〕}这种公民权的思想显出“人”是“普遍的人”,这是基督教大公性(即普世性)的重要源头。^{〔7〕}如果说古典文明与基督教是分离的,正如希腊与希腊化、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是不连续的一样,那么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主义与基督教却找到了更多的共生点,这是两个不同传统之所以能够同构的历史、地理和心理基础。

二、希腊化和希腊主义

希腊化还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是深入得多的文化更新、融合、持续变化和塑形过程,远比国家、地理和historical的变化久远。就此而言,希腊化甚至一直持续到西方进入中世纪,直到基督教形成其完整的文明系统取代希腊文明为止。^{〔8〕}

这里,需要对希腊化和希腊主义两个概念的涵义和相互关系作文化上的具体讨论。按照耶格尔的说法,希腊化(Hellenization)捕捉住了希腊文 *hellenismos* 主动语态的动名词含义,它最初的意义是“说希腊语”,来自于动词 *hellenidzo*。这种意义上的 *hellenismos* 的首要意义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继承者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所说的“言语的德性”,意指希腊语语法的熟练掌握。^{〔9〕}这是从语言及语言所扩展的地理范围的角度讲的,与希腊化时期这个概念有着比较一致的相关性。然而若就文化的相互蕴含角度论,则还没有触及希腊化的本质。不过,耶格尔把希腊化了解为一个扩展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具有与政治一样的扩张性,则有重要的

〔6〕 理查德·詹金斯:《罗马的遗产》,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8页。

〔7〕 参看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English translated and ed. By James Moffat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2, p. 21。同时参看章雪富、石敏敏:《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和多元传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第7-12页。

〔8〕 参看章雪富:《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9页。

〔9〕 Werner Jaeger, *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 7, note 6.

启发意义,它使我们从一个动力性过程来理解作为文化同构的希腊化含义。

循着耶格路的思路,我们可以了解到希腊化其实是不同种族的人在一个多元、混杂、有待整合的地中海世界中的身份的重新确认问题。在这一点上,哈纳克的洞见极富启发性。“居住在地中海东海岸的列国,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就已经有共同的历史和相似的信念。”^[10]希腊主义“源于一个小的民族,却成为普世的精神力量。它脱离了与原先民族的关系,并正由于此,渗入别的民族……毫无疑问,以色列人拥有比希腊人的所有宝藏还要大的神圣宝藏——活的上帝;然而这宝藏又是被保存在何等凄惨的器皿之中,与希腊精神和它所拥有的智性财富的丰富、力量、精巧和自由相比,这个民族所拥有的又是何等的次要”。^[11]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腊主义缘何成为地中海地区被普遍传播的文明,犹太教还须借助于它而传播。这就是说,希腊主义不完全是因为它的思想霸权和话语霸权掌握着希腊化的全过程,而是由于其超越国别及地域限制的灵性化追求中蕴含的普世性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兴的基督教相合于希腊主义,而非古典希腊的经典观念,因为古典希腊正如犹太传统一样,是严格区分“我”与“他”的身份界限的。希腊化之前,在民族相对封闭地存在之时,身份归属比较单纯,家族传统、宗教敬拜、文化的单一形态和城邦或国家形态都相对稳定,甚至邻居以及毗邻的街坊都构成自我的根源。然而,希腊化所带来的民族大散居以及文化大混合,使得原先的同一性失去了可靠性。基于此,希腊主义成为确认身份同一性的基础,然而它又是含混的。不同种族、信仰、语言和生存状态下的人,以含混的希腊主义为轴心,或反对或赞成,或进或退,据此重塑自己的身份意识。希腊主义推动形成的灵性运动和普世性意识成为它和基督教甚至整个地中海地区文化同构的超越层面,使两个不同的传统找到了可以汇合的形而上学话语。

因此,希腊化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它所表达出的希腊主义与古典时期的希腊有重要的区分。“‘希腊化的’并不就是‘希腊的’,‘希腊化’也不是指它单纯地吸收了希腊的事情,而是基督教和希腊观念或者生活方式的双边关系。毋宁说它是关于基督教和东地中海地区文化关系的复杂问题。在这种关系中,希腊观念和生活方式只是——尽管是主导性的——动力性

[10] Adolf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English translated by Neil Buchanan, Vol. 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 56, note 1.

[11] Ibid. p. 47.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结合了各种动机和传统。‘希腊主义’意指一种复合体,它的根本原理不是要将男人、女人和机构召集在某种希腊之下,而是在某种希腊主导下的随机交配群体。”^[12]不存在纯粹的希腊形态,而是已经在同构其他犹太基督教传统并且自身也被重新确认文化身份的希腊。因此,在哈纳克的论述中,作为同构之基本力量的希腊化指的是某种灵性力量,它借助于各种形式包括文化、哲学、神秘主义、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的纵深延伸,并构成基督教之普世性力量及大公性意识的重要来源。在这样一种观念中,希腊主义被作为一种环地中海地区的普遍性世界观而得到消解,获得了灵性的本质,并以本质主义的希腊形态,在基督教兴起并获得胜利之前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基本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希腊化和希腊主义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只不过它们所指向的侧面有所不同,“希腊主义指的是希腊、罗马和——某种受到高度限定的——拜占庭时期的文化环境(主要是希腊的),而希腊化则指这种文化吸收和顺应当地文化的过程。”^[13]

正如哈纳克所说,希腊主义是一种双边关系。基督教兴起之前,这种双边关系早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早期希腊化的进程在东方主要是犹太教和希腊主义的关系,这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西方,这种希腊化不是以血与火的形式展开的,而是拉丁的罗马向希腊学习吸收的过程,罗马文化据此确立了它的经典,如西塞罗的著作等等。在不同的希腊化过程中,希腊主义反倒成了文明的寄生物,形成多元的、不平衡的状态,希腊主义不是约束了文明的多元性,而是释放了多元主义,多元性与希腊主义的普世性内在一致。基督教诞生之后,这种超越地域、超越种族、以灵性为追求目标,以智性为表达形式的希腊主义颇为适合它的信仰的普世性要求。同时,由于希腊化主要是以大都市为中心向外扩张的,不同城市

[12] William V. Rowe, *Adolf von Harnack and the Concept of Hellenization*, see in Wendy E. Hellman(ed.), *Hellenization Revisited: Shaping a Christian Response within the Greco-Roman Worl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4, p. 71.

[13] Lee I. Levine, *Judaism and Hellenism in Antiquity: Conflict or Confluenc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pp. 16-17. 参看 M.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 Studies in Their Encounter in Palestine during the Early Hellenistic Period*, Vol. 1,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4, pp. 1-3; Bowersock, *Hellenism in Later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xi, 1-13; Rajak, "Hasmoneans and the Use of Hellenism", in *A Tribute to Geza Vermes: Essays on Jewish and Christian Literature*, ed. P. R. Davies and R. T. Whit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0, pp. 261-267; J. Goldstein, "Jewish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of Hellenism", In *Jewish and Christian Self-Definition Vol. 2: Aspects of Judaism in the Greco-Roman period*, ed. E. P. Sanders et al.,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1, pp. 64-69.

的希腊化状况必然影响到基督教本色化的具体意涵。因此,早期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和多元性都可以从希腊主义中找到适切的文化根源,这是基于希腊主义和基督教进入同构过程中时的不同的局部地域文明的限制性以及所形成的同构的不同开放视域。

三、基督教和希腊主义

基督教就降生于这样一个有着含混的多元性的地中海文明的整合时期。一方面,希腊化充分地展开,基督教处身于浸润了希腊主义精神形态的地中海文明:进抑或退?接受抑或拒斥?这是基督教扩展过程中始终必须面对的;另一方面,希腊化又表现出不均衡性,安提阿的希腊主义就与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的不同。因此,基督教生根于何种形态的希腊主义塑造了基督信仰在神学上的不同诉求。上述两方面都涉及希腊主义之于基督教的效应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所敞开的同构视域。第一方面涉及基督教是接受抑或拒绝希腊主义的普遍形式以及采用何种方式的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护教著作来解释基督教与希腊主义的显隐关系。第二个方面则从希腊主义的地域性来考虑它之于基督教的效应。

这两方面又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它们被哈纳克归结为慢性希腊化和急性希腊化。哈纳克的观点极富洞见,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改正之处,他并没有清晰地给出慢性希腊化的多种形态。事实上,发生在东地中海地区(以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等都市基督教为中心)的慢性希腊化与西地中海地区的慢性希腊化(以罗马等都市基督教为中心),希腊主义之于基督教的同构形态是有较大区别的。因此,慢性希腊化大致又可以区分为希腊主义在希腊和拉丁基督教传统的不同影响。

哈纳克是在分析诺斯替主义的兴起时提出希腊化的急性和慢性区分的。他认为诺斯替主义拒绝旧约传统,使基督教急剧地希腊化或者说世俗化;而公教系统要保存旧约传统,代表希腊化的渐进过程。^[14]诺斯替主义塑造基督教的关键是使犹太教的上帝观念希腊化,把保罗传统中的上帝观从犹太教中剥离出来,放在希腊主义的传统中进行理解。它通过放弃犹太

[14] Adolph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vol. I, pp. 227 - 228.

传统摆脱两希文化之间的张力,最终却达到类似于犹太教的独一神论。哈纳克分析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出现一种简化保罗以及诸福音教义的形式,即宣讲一个上帝、复活和实践禁欲生活的律法和理想。因此,“大多数诺斯替主义的任务可以视为是试图把基督教转化为一种神智学,即一种抛弃了它所根植的犹太旧约传统的土壤,藉着使用保罗的观念,在柏拉图精神的影响下,将基督教转化为启示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哲学。”^[15]诺斯替主义可以说是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运动。在后使徒时代,一方面教会开始建立体制性的基督教,即教会的基督教,代表人物是安提阿的伊纳爵(Ignatius of Antioch)和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另一方面则出现诸如诺斯替主义这样有着普遍而广泛的灵性诉求的秘教运动,它求助于希腊主义的智性和东方式的灵性秘义,“基于宗教和神秘主义的共同性,基督教福音和希腊化世界观念的最初综合这一事实意指基督教传道于外邦的土壤之上,而它一开始就为诺斯替主义所困扰。”^[16]诺斯替主义的挑战是,如果急性希腊化导致基督信仰非基督教化,那么该如何面对希腊化世界,如何接受希腊主义?这是基督教慢性希腊化必须应对的问题,它涉及一种不同于诺斯替主义的急性希腊化的同构形式。

慢性希腊化又包含希腊基督教和拉丁基督教的希腊化,两者应对希腊主义所持的同构态度也有所不同。拉丁基督教的希腊化不是直接面对希腊主义的冲击,经过了拉丁化这一中介的缓冲。所谓拉丁化的希腊主义当以斯多亚主义和西塞罗为代表,斯多亚主义影响了早期拉丁基督教如德尔图良等人,西塞罗则主要影响了后期拉丁基督教如杰罗姆和奥古斯丁。当然维克多(Marius Victorinus)和奥古斯丁还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新柏拉图主义也已经是拉丁化了的传统。拉丁文化不尚思辨、重德性实践的生活直观方式与思辨式的希腊主义是大异其趣的。因此,当希腊基督教直接面对希腊主义的挑战,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希腊文化时,拉丁基督教的希腊主义则是经过稀释、拉丁化了的传统,是以律法而非思辨为基础的神学样式。这就是说,在拉丁基督教希腊化的同构模式中,希腊主义主要被视为实践理性,是从宗教生活中直观到的思想样式。

鉴于上述态度,拉丁基督教之于希腊主义的回应是在“显”中求“隐”。

[15] Adolph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vol. I, p. 229.

[16] Henry Chadwick,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Studies in Justin, Clement, and Orig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7.

德尔图良将希腊和基督信仰尖锐对立起来,“雅典和耶路撒冷何干呢?学院和教会何干呢?异端和基督徒何干呢?我们的教导来自‘所罗门的门廊’,他自己教导我们说,‘在单纯的心里寻找主’,要远离一切生产斑驳的斯多亚的、柏拉图和辩证构成的基督教的意图。”^[17]他又说,“在基督徒与哲学家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在希腊的门徒与哲学家之间,在以求名为目的者与以作为人为目的者之间,在空言者与实行者之间,在建树者与摧毁者之间,在以错误为友者与以错误为敌者之间,在糟蹋真理者与恢复和宣讲真理者之间,在真理的蠹贼与其护卫者之间,又有何相似之处呢?”^[18]这是从“显”的方面拒绝希腊主义,然而激烈的言辞并不表明德尔图良真的完全拒斥希腊主义的影响。德尔图良和斯多亚主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道德教训上他受塞涅卡的影响甚深。在《论灵魂》一文中,他称塞涅卡为“我们的塞涅卡”,采用一系列斯多亚主义的论证证明灵魂的统一性。他也运用西塞罗《论神性》和《致卢西利乌》(Letters to Lucilius)的思想。^[19]杰罗姆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一方面表现出激烈的反对希腊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从奥利金(Origen)、优西比乌(Eusebius)和西塞罗的著作中,获取希腊的知识,间接地受希腊主义的影响。^[20]这是拉丁基督教的“隐”的方面,它把希腊主义深深地蕴藏在拉丁基督教的圣经优先的前提之下。

希腊基督教则对“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关系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殉道者查士丁、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和奥利金(后面两位是德尔图良的同时代人)都认为“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关的”。^[21]如果说拉丁基督教传统受希腊主义影响要到4—5世纪奥古斯丁和波爱修(Boethius)的时候才蔚为大观的话,那么希腊基督教一开始就浸润于希腊主义的全面影响之下;如果说拉丁基督教最初主要是受斯多亚主义影响,而后接受新柏拉图主义和

[17] Tertullian, *On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7. See in Alexander Roberts & James Donaldson, *Ante-Nicene Fathers Translations of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down to A. D. 325*, Vol. II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18] 德尔图良:《护教篇》46,涂世华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

[19] Jean Danielou, *The Origins of Latin Christianity*, English translated by David Smith and John Austin Baker, London: Datton, Longman & Todd Ltd., 1977, pp. 214-215.

[20] Pierre Courcelle, *Late Latin Writers and Their Greek Sources*, English translated by Harry E. Wedeck,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8.

[21] 参看 Henry Chadwick,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Studies in Justin, Clement, and Origen*, p. 1;同时参看章雪富:《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一章、第二章第四节。